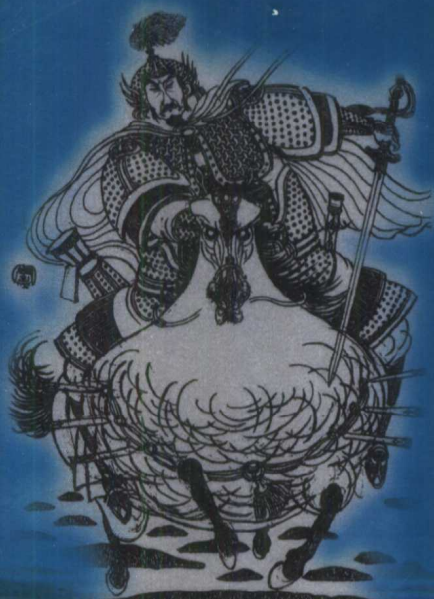


清 代 人 物 传



# 吴三桂传

刘凤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 吴三桂传

---

刘风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吴三桂 传

刘风云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兰州市天水路 308 号 电话:8617156 邮编:730000

E-mail:press@lzu.edu.cn

<http://www.lzu.edu.cn/press/index.htm>

---

兰州大学出版社激光照排中心排版

兰州人民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11.25

---

2000 年 1 月第 1 版 2000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268 千字 印数:1—5000 册

---

ISBN7-311-01575-8/K·195 定价:17.00 元

# 目 录

|                               |       |
|-------------------------------|-------|
| <b>第一章 崛起辽东</b> .....         | (1)   |
| 一、将门虎子 .....                  | (1)   |
| 二、官运与机遇.....                  | (10)  |
| 三、激战前夜.....                   | (16)  |
| 四、松山溃围的耻辱.....                | (20)  |
| 五、获罪后的升迁.....                 | (26)  |
| <b>第二章 历史天平上的一颗砝码</b> .....   | (35)  |
| 一、拒绝投降清人.....                 | (35)  |
| 二、孤守宁远.....                   | (41)  |
| 三、人关勤王.....                   | (45)  |
| 四、“冲冠一怒为红颜”.....              | (51)  |
| 五、拣取花枝屡回顾 .....               | (57)  |
| 六、一次决定历史命运的选择.....            | (63)  |
| 七、山海关激战.....                  | (73)  |
| <b>第三章 为人鹰犬</b> .....         | (86)  |
| 一、拥立太子的徒劳.....                | (86)  |
| 二、“鹬蚌相争”的失与得.....             | (90)  |
| 三、面对两朝封爵的惶惧.....              | (92)  |
| 四、镇秦徇蜀 .....                  | (100) |
| 五、进军黔滇 .....                  | (110) |
| <b>第四章 “不可使滇一日无事也!”</b> ..... | (119) |
| 一、封藩云南 .....                  | (119) |
| 二、拥兵自重 .....                  | (123) |
| 三、擒杀永历 .....                  | (131) |

|                              |       |
|------------------------------|-------|
| 四、平定边疆与构衅边疆 .....            | (143) |
| <b>第五章 骄横奢侈的藩王</b> .....     | (152) |
| 一、倨功而倚势擅权 .....              | (152) |
| 二、恃宠而构陷异己 .....              | (159) |
| 三、贪婪而厚自封殖 .....              | (164) |
| 四、骄狂而穷奢极欲 .....              | (172) |
| 五、纵欲而佳丽三千 .....              | (177) |
| 六、结党而挥金如土 .....              | (183) |
| <b>第六章 “云南是吾自己血挣！”</b> ..... | (192) |
| 一、收夺其权 .....                 | (192) |
| 二、毅然撤藩 .....                 | (200) |
| 三、铤而走险 .....                 | (204) |
| 四、称兵倡乱 .....                 | (210) |
| <b>第七章 狼烟四起</b> .....        | (220) |
| 一、吴三桂兵临长江 .....              | (220) |
| 二、“大难克削者，未之前闻” .....         | (224) |
| 三、孙延龄首应广西 .....              | (229) |
| 四、耿精忠乱起福建 .....              | (232) |
| 五、王辅臣激变于陕西 .....             | (238) |
| 六、尚之信幽父叛于广东 .....            | (242) |
| 七、“东南西北，在在鼎沸” .....          | (246) |
| <b>第八章 穷途末路</b> .....        | (268) |
| 一、师出无名 .....                 | (268) |
| 二、首鼠两端 .....                 | (272) |
| 三、荆岳对峙与北上受阻 .....            | (282) |
| 四、东向江西无功 .....               | (296) |
| 五、东南断臂与两粤纳款 .....            | (300) |

|                   |       |
|-------------------|-------|
| 第九章 兵败族诛.....     | (312) |
| 一、激战官山与困守岳州 ..... | (312) |
| 二、称帝与猝死 .....     | (318) |
| 三、兵败如山倒 .....     | (327) |
| 四、“一脉三断节” .....   | (336) |
| 后 记.....          | (350) |

# 第一章 崛起辽东

## 一、将门虎子

吴三桂，字长伯，又字月所<sup>[1]</sup>，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出生于辽东一个武将的家庭<sup>[2]</sup>。由于史料的缺乏，有关吴三桂家世的记载微乎其微。目前得到史学界共识的是：其先世乃安徽徽州人，后迁居江南高邮<sup>[3]</sup>，流寓辽东后，遂因地而家，居中后所，“祖墓在中后所之抱河岭”。<sup>[4]</sup>但吴三桂的先人何时何故迁居辽东，其家境与社会地位如何，却是一无所知。现在，可以知道的是，在吴三桂的发迹史上，有两个人起了重要作用，一个是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另一个便是他的舅父、辽东赫赫有名的战将祖大寿。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辽东边事频仍的时期，满族后金政权已突破了它称雄一隅的界限，迅速地向辽西拓展。明朝先失辽沈，接着又丢广宁，辽东大片领土尽归满人，而辽西不保。在关外危声四起的情况下，明廷任命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孙承宗为辽东经略，孙承宗采用“以守为战的方针”，招徕流移百万，练军得精兵五万，并开屯筑堡，采纳了参政道袁崇焕的建议，以宁远居广宁之西“当要冲之地”，命人修建了宁远城及锦州、大小凌河、松山、杏山及右屯卫诸要塞，所谓“凡经营四年，辟地四百里”<sup>[5]</sup>，筑起一道以坚城重炮为防御体系的宁锦防线，使努尔哈赤无机可乘，阻止了后金的进军步伐。当时，奉命担任守卫的明军主力正是吴三桂的母舅祖大

寿率领的祖家军。

祖氏为辽东望族，几代人皆为明朝宿将，至祖大寿尤为显赫。

祖大寿，字复宇。明泰昌元年(1620年)任靖东营游击，因任事“忠勤”为当时的辽东经略熊廷弼所赏识。明天启二年(1622年)改隶广宁巡抚王化贞部下，为中军游击。孙承宗督师蓟辽后，祖大寿又奉命与袁崇焕等一同驻守宁远，旋即以“宁锦大捷”立下殊功。至崇祯元年(1628年)明廷擢升祖大寿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守锦州，由此奠定了他为辽东名将的地位。而随着祖大寿在辽东地位的日趋上升，祖氏一门接踵拜将于戎伍，祖大寿的兄弟祖大乐、祖大名、祖大弼、祖大成，子侄祖泽润、祖泽溥、祖泽洪、祖泽清、祖泽远、祖泽沛、祖泽法、祖可法等十余人分别以副将、参将、游击的头衔驻守于锦州、宁远、大凌河诸城。由于他们率领明军多次重创后金，把住了东北部的边关，故而闻名于关内外，号称“关宁铁骑”，并以辽东精锐为明廷倚重。也正因如此，即或他们犯有重罪，明廷也取宽宥的态度。

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第一次率军入关，以凌厉攻势进逼北京，祖大寿随蓟辽督师袁崇焕入援勤王，以功被崇祯帝召见于平台，示以慰劳。然崇祯帝却中了皇太极之反奸计，以袁崇焕“通敌”罪，将其收捕入狱。时“大寿在旁，股栗惧，及既出，又闻满桂总统关宁将卒，不肯受节制，即引所部兵掠山海而东”<sup>[6]</sup>，远近大震，其情已成叛逆，必置重典。

然而，崇祯帝不但没有治罪，反而下诏安抚，并“取崇焕狱中书招之”。二次赴任蓟辽督师的“孙承宗亦使慰抚，密令上章自列，请立功赎崇焕罪，大寿如其言，庄烈帝优旨答之”<sup>[7]</sup>。后金天聪五年(1631年)夏，皇太极发兵围大凌河，为守城主帅的祖大寿，在后金击败明朝援军、孤立无助的情况下，被迫投降，随后又以锦州相许，请求回城搬取家属。但脱身后，祖大寿虽未如约向后金献出锦州



城，却仍与皇太极秘密往来书信。“辽东巡抚邱禾嘉知其纳款状，密闻于朝。庄烈帝欲羁縻之，因为用，置勿问”<sup>[8]</sup>。将他投降通敌的事情也按下不问。

从明廷对祖大寿的处置，足见祖氏家族在辽东已形成一种不可动摇的势力，这种势力可以使朝廷对其忌殚，更可以左右辽东局势，正如时人所言：“第明国京都，倚祖大寿为保障。”<sup>[9]</sup>这使祖氏在辽东的地位更为显赫。

作为祖家女婿的吴襄，自然深得这棵大树的庇荫。清人笔记记载：吴三桂，“父襄，母祖氏，祖大寿之同怀也”。“吴襄，字两环，以宁远前屯中后所籍，登天启二年壬戌科武进士，都指挥使，镇宁远。”<sup>[10]</sup>吴襄本是文人出身，关于投笔从戎的原因，他是这样解释的，“臣辽人也，与奴有不共之仇，投笔从戎，矢心惟知忠义，奋志惟有杀贼<sup>[11]</sup>”。从现有的资料，尚无法说明吴家与努尔哈赤的满族后金集团有着不共戴天的个人恩怨，但后金军对辽东地区的疯狂掠夺，无疑打破了吴襄及其家人的正常生活秩序，危及到作为辽人的吴氏一家，因而辽东的特殊社会环境与形势是吴襄投身军营的重要原因，而他与祖氏家族的姻戚关系也是其中一个要因。吴襄娶了祖氏，成为祖大寿的妹夫，同时又是祖大寿所统辖的关宁铁骑中的一员将领，隶其部下，这使他与祖氏集团结成不可分割的一体。靠着这种特殊的裙带关系，吴襄步入仕途不到 10 年的时间，即崇祯四年（1631 年）便官至总兵，成为拥兵万余、镇守一方的高级军事将领。而吴氏家族也因此而纷纷跻身仕官行列，发展成不可小视的军事集团。

同祖氏一样，吴家也可称得上军人世家。吴襄共有三子，长子吴三凤，次子即吴三桂，三子吴三辅，兄弟三人随吴襄先后投戎，任职于祖大寿军中，担任大凌河、宁远等城守将。此外吴襄还有三千名敢战的骁勇家丁。崇祯十七年（1644 年），据吴襄自陈，这三千敢

战兵丁，系由其子弟、子弟的诸兄弟及亲属组成，他自己粗茶淡饭，粗布褐衣，而三千子弟却是细酒肥羊、纨罗绉绮，并皆有数百亩庄田。吴襄正是以此厚待，得其效以死力<sup>[12]</sup>。

吴襄虽得依附祖家跻身显赫之中，但他的官运却几起几落。先是崇祯四年(1631年)八月，后金以数万军队包围了正在抢筑中的大凌河城，祖大寿率14000余人驻守此城，所部皆为精锐，且拥有大炮火器。皇太极鉴于以往强攻坚城屡屡失利的教训，决定长围大凌河。他令后金军环城四面掘壕，八旗兵按方位分守汛地，断绝粮道，又命汉军总兵佟养性于城西当锦州大道而营，专为阻截锦州方面的援军，以围死大凌河。九月，明廷征调援兵，刚刚就任总兵的吴襄也奉命发兵宁远，与总兵钟伟在明太仆寺卿监军张春的统一指挥下，合兵4万直趋大凌河。可是明军援兵在接近大凌河、距城15里处，后金军以2万精锐突袭援军，右翼冲击张春营，“营固攻不能入”，移攻吴襄营，“襄师溃南奔”<sup>[13]</sup>，八旗兵趁势追击，以长于野战的优势，彻底击溃援军。是役，吴襄先自逃奔，保全了自身，但张春以下三十余将领被俘，大凌河也在援绝粮尽的情况下被后金夺得，祖大寿投降。因而，明军之败吴襄有无可推卸之责，他被降秩削职，令戴罪立功自赎。是年，吴三桂已二十岁，按照吴襄所说“臣每奉征调，父子俱入行间”<sup>[14]</sup>的惯例，吴三桂亦当做为吴襄的部将随军参加此次入援之役，其父率先逃路，力求自保的作战原则，必然对吴三桂产生影响。

这次，吴襄被夺官的时间不长，山东登州参将孔有德的兵变给他提供了官复原职的机遇。孔有德以追随辽东东江总兵毛文龙起家，毛文龙被杀后，任山东登州参将、郁郁不得志。后金围困大凌河时，孔有德奉登、莱巡抚孙元化之命，率八百骑出师应援，行至河北吴桥，士兵因乏食哗变，孔有德趁势率众起兵反明，回师山东，一路大掠，诸城邑俱为所破，至翌年正月攻下登州。他自称“都元帅”，以

千总李九成为副元帅，耿仲明等人俱为总兵官，整军设署，攻城略地，“为东省大患”。明廷十分震惊，急调保定、天津、昌平诸镇兵会剿，却也连连失败。崇祯六年（1632年）六月，在举朝一片无所措足声中，户部右侍郎刘重庆、四川道御史王万蒙并疏请用辽人平叛。于是崇祯帝下诏命辽东总监中官高起潜督率副将祖大弼、总兵金国奇等带领数万兵马驰赴山东平叛，“令吴襄从征立功”<sup>[15]</sup>。

是役，辽兵不愧为劲旅，而吴襄更是一员骁将。八月，他与祖大弼、金国奇协力，先败孔有德军于沙河，再败于白马，将孔有德军逐回登州，进而成围。孔有德接连两次突围，均被打退，副元帅李九成亦中弹而死。十二月初，辽东兵围登州已达三月有余，孔有德又组织了最后一次突围，却因计划泄露使明军有备，双方刚刚交战，便遭到金国奇、吴襄与祖大弼的协力攻击和堵截，迫使孔有德再度退回城中，于当夜从海上逃遁，随后投奔后金。

收复登州，辽东兵援山东之役宣告结束，吴襄由于作战奋勇，由辽东总监太监高起潜题请，官复原职，并奉命带领所属部伍并总兵金国奇之部伍。叙功时，又得授都督同知，允荫一子锦衣百户，并准世袭<sup>[16]</sup>。

然而，好景不长，仅一年的时间，吴襄又一次丢掉了总兵官的职务。那是崇祯七年（1634年）夏，后金军人边袭扰宣府、大同等地，吴襄五月得知情报，自请入援，得到命准，同时，明廷又征调张全昌、曹文诏、睦自强等自各路应援。但面对骁勇敢战的八旗兵，明军却颇多怯阵，致使“掳势批猖，直闯入山西太原等处，而宣云围困，应溯濒危”，最终又坐视其饱掠而归。援军主将吴襄与张全昌等一同坐失误军机、逗留不进之罪，吴襄因而被逮下狱，并革去了辽东团练镇总兵的官职。这对吴襄是个不小的打击，他上疏自陈曰：“今蒙部议，加以逗留不进，即死亦不甘矣”。“臣每奉征调，父子俱入行间，每负重伤不顾身家为皇上保此疆土，恳祈皇上怜臣侦探最

确，入援独先，且中后创虏之功未蒙叙及，招接难民之录未挂一名，近日哨斩多级，俱皆实绩，敕该部开一面之仁，功过相准”。这份近乎于乞怜的奏疏，可见吴襄已意识到他的官运已成逆势，而此番丢官，到再度复职十分渺茫。但他却不肯放弃最后的希望，这希望就是朝廷能念及他们父子的战功，特别是他儿子吴三桂的战功，对他予以开释。故而在这份奏疏的最后，吴襄说：“天地覆载之恩，微臣不能报，而臣子吴三桂世受国恩，亦必杀贼仰报万一矣”<sup>[17]</sup>。吴襄有三子，而他独提到二子吴三桂，这一方面表明，吴三桂不但在吴襄的三个儿子中最为出类拔萃，且其才干也远远胜过乃父，因而吴襄把平生的荣辱，光宗耀祖的希望都寄托在吴三桂的身上了，厚望于此子。另一方面，也表明这时的吴三桂已作为关宁中的一员勇将而闻名朝廷。

武宦门楣的家世与家境，对吴三桂的成长自然有着重要的影响，父辈们整日厮杀于疆场，使他于血雨腥风中饱受了战火风烟的洗礼与熏陶，从小便开始关注着战争与时局的变化。

早年，吴三桂曾尊父命投拜于董其昌门下就读<sup>[18]</sup>。董其昌为华宁人，明朝一代文宗，学识宏富，诗文书画样样精湛，且官至礼部尚书，望重一时。这种儒家文化的基础教育，为吴三桂日后的武将素质多了一份书卷气，他的“风流自赏”的仪表，“多谋”的思维方式，以及颇通音律的雅好<sup>[19]</sup>，都与这段经历有直接关系。但在当时，吴三桂与其父一样，无意于科举功名，只醉心于习武。

家庭对吴三桂的熏染是可想而知的，吴三桂不乏父亲与舅父们的亲手赐教，但他的成功更主要的得益于自身的天赋与勤奋。据吴三桂的老师陈邦选说：三桂少时，“聪明自然超群”<sup>[20]</sup>。他的姨表兄胡弘先也说：“忆昔幼年把臂时，见贤弟聪明绝人，曾以大成相许”<sup>[21]</sup>。而事实上他尤为刻苦勤奋。据记载，直到晚年，吴三桂仍保持着“鸡鸣即兴，夜始就枕”的好习惯，且“终日无情容”<sup>[22]</sup>。这种健

壮的体魄与他自幼坚持习武的经历不无直接的关系，由此也不难想象当年他闻鸡起舞、日以继夜刻苦操练的情形。他的这种勤奋，在那些富家子弟中实不多见。常言道，功夫不负有心人。正是这种艰苦的训练，吴三桂练就了一身武艺。在诸般兵器中，“长枪大剑，画甲雕戈”，无所不精，尤其喜欢大刀，由于他的刀法最得要领，大刀便成了他日后戎马生涯中的随身武器，现作为遗物保存在昆明历史博物馆中的一口大刀，加上长柄有一人多高，据说便是吴三桂当年使用过的。

除了精于各种兵器之外，吴三桂还“膂力过人，娴骑射，好田猎”<sup>[23]</sup>。这无非也是辽东特殊的生活环境所造就。辽东地连女真、蒙古，颇受其尚武精神的影响，而游猎民族的骑射本领，也在潜移默化中以种种不同的往来方式，流传于辽东的汉人中，特别是这些武将世家。何况祖大寿的军中本来就有许多蒙古骑兵，可以得其直接传授，辽东兵被称作关宁铁骑，视为劲旅，其原因就在于辽东兵的骑射堪与蒙古、满族相较。吴三桂高强的骑术与箭法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练成。清人记载，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反对清朝撤藩，曾在演武场上操演军伍，并亲执刀戈以激奋人气，所谓“三桂披甲上马，扬鞭急驰发三矢皆中的”<sup>[24]</sup>。其时，吴三桂已是六十有二、年愈花甲的老翁，不无老眼昏花之嫌，竟仍然能在飞驰的马上百发百中，其骑射之精可以想见。而在经常出入深山老林的狩猎之中也练就了吴三桂的勇武和胆魄，培养了他不畏艰险的性格。

所以，青少年时代的吴三桂便小有名气，成为吴祖两家诸子弟中鼎鼎拔尖的人物，深得长辈的喜爱，视为将门虎子，从军也成了吴三桂人生之路的必然选择。

同乃父一样，吴三桂也以武举之功名起家，史载“三桂由武举随征阵”<sup>[25]</sup>，由此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其时大约在崇祯元年（1628年）前后<sup>[26]</sup>，吴三桂只有十七八岁，为祖大寿军中最年轻的

将领，即所谓“自少为边将”<sup>[27]</sup>。有关吴三桂当时的官衔，各书记载略有差异。孙旭《平吴录》曰：“大寿镇宁远，用桂为中军。”《清史稿》曰：“三桂以武举承父荫，初授都督指挥”。《明季稗史初编·平西王吴三桂传》亦曰：吴三桂“幼试武举……以父荫得官，历都督指挥。”综合起来看，吴三桂最初得官与父亲吴襄的军功有关，曾官都督指挥，而后又被祖大寿用为中军。可见，父亲与舅父给予吴三桂的影响是巨大的，特别是父亲吴襄可谓吴三桂成为武将的第一个老师，从军后又是每逢征战，父子同入行间，真所谓上阵父子兵。

但仅从体魄和相貌上，似乎看不出吴三桂作为武将所应有的驍悍与驍勇。他生得健壮，个子却不甚高大，面带威严却又不失俊逸。如《觚觫》记载曰：“延陵将军（吴三桂）美丰姿，善骑射，軀干不甚伟硕，而勇力绝人，沈鸞多谋，颇以风流自赏。”刘健《庭闻录》说：“三桂巨耳龙准，无须，瞻事顾盼，尊严若神。”诗人吴伟业在《圆圆曲》中，则以“白皙通侯最少年”，把吴三桂说成是一位翩翩的美男子。

只是，这位翩翩美男子有一道“鼻梁伤痕，右高左低，中有黑纹如丝”，虽然“非谛视不见”<sup>[28]</sup>，但终属美中不足，吴三桂每遇忤意难解之事，往往不由自主地用手抚摸鼻痕，似乎觉得有碍仪表。其实，正是这道疤痕为他赢得了数不清的赞誉和锦绣前程，成为他发迹的开始。那是他随军之初的事，一场出生入死的战斗使他一举成名，却在鼻子上留下一道刀痕。

崇祯元年（1628年），明廷以袁崇煥督师薊辽，擢祖大寿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驻锦州。为加强防御，每逢“秋高，恐盗边者，分兵巡哨”，以备后金掳掠。一天，祖大寿命参将吴襄率500余兵丁出城“哨探”。不料，在离城数百里处与4万后金八旗兵不期而遇，众寡悬殊，八旗兵恃众，“藐视五百人，不战，但围困之，谓饥渴甚，三、四日必降，可不血刃。”<sup>[29]</sup>吴襄以人少势孤，急令突围撤

退，但吴襄急奔，后金军急追，吴襄缓奔，后金军缓追，始终未能摆脱掉后金军的围追，至锦州四十里处，吴襄所部还是被后金军团团围住。

这次吴三桂没有随父亲同行。时“祖帅凭城楼而望不能救，吾王爷（吴三桂）为祖甥，侍侧，沙漠一望，四十里间，见父被困，跪请祖帅救之。”<sup>[30]</sup>可是，敌兵4万，守城兵不满3000，守且不足，何能救之！祖大寿回答说：“吾以封疆重任，焉敢妄动？万一失利，咎得安归？”<sup>[31]</sup>吴三桂三请而不应，便跪泣曰：“总爷不肯发兵，儿请率家丁死之。”祖大寿似应似不应地“嗯”了一声，“以为必不能救也”。不料，吴三桂却跪地应声“得令”，随后起身下了城楼，率领二十余家丁冲出城门。一行人中，“王（吴三桂）居中，左吴应贵，右杨某，分两翼，十八人后随冲阵。”<sup>[32]</sup>

后金军正欲诱明兵出战，“见城中闪出一支轻骑，人数无几，疑之开阵，计纳而并围之。”<sup>[33]</sup>但还未等后金军采取行动，吴三桂已率领他的轻骑突入阵中。吴三桂首当其冲，先“射殪两人”，继“逐一骑射之，骑坠地佯死，三桂下马取其首，骑挥佩刀刃三桂，中鼻，血流被面，卒斩其首”<sup>[34]</sup>，又杀入阵中，“寻见襄，大呼‘随我来’！五百骑遂拼命杀出”<sup>[35]</sup>。

这一切都发生在短暂的瞬间，后金军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弄得不知所措，疑其诱兵之计，“遂缺围，听其逸”。

一直立于城楼的祖大寿，先是为吴三桂孤军出城一惊，接着又为他舍身救父而喜，及见他勇猛无敌，冲突于后金的万马军中，如入无人之境，更是赞叹不已。祖大寿见后金之围已被吴三桂冲开，即命城上明军擂鼓呐喊，以助声威，并亲率兵丁出城三里许接迎。这时，吴三桂“面血淋漓”，一见到祖大寿，下马跪泣不已，颇有死后余生之感触。祖大寿也是万千感慨，抚摸其背曰：“儿不忧不富贵，吾即请封拜。”<sup>[36]</sup>

自此以后，吴三桂便以孝勇之名传闻遐迩，风云关内外。对此史书不乏记载，称其救父突围之勇，使“夷夏震慑”。据说，连清太宗皇太极也对他赞不绝口，称他为“好汉子”，并不无遗憾地说：“吾家若得此人，何忧天下？”<sup>[37]</sup>

## 二、官运与机遇

曾经在吴三桂为藩王时追随过他的封建文人金大印有过这样的评价：吴三桂“最初救父突围一举，孝闻九边，勇冠三军，勋名富贵胥于此。”<sup>[38]</sup>事实的确如此。自那次舍身救父，崭露头角后，吴三桂的官运便接踵而至。

崇祯五年（1632年），明廷征调辽东劲旅往山东平定孔有德的叛军，吴襄奉命出征，令以戴罪立功。吴三桂则以游击<sup>[39]</sup>之职随父从征，这年他刚刚21岁。表明在此之前，他的官职，已由都督指挥、中军，晋为游击。而这一时期，也是其父吴襄仕途最为亨通的几年。崇祯四年（1631年），吴襄升任镇守一方的总兵，虽不久因败绩丢官，却又在翌年山东平叛中以功官复原职。

但吴襄的官运却远远不如他的儿子吴三桂，他任总兵的时间包括革任候拟期间在内，前后不过4年，至崇祯七年（1635年）再次被罢黜。但吴襄的厄运并没有影响到吴三桂，而后，吴三桂的官衔仍连连晋级。对此，清代的官修史书《清史列传》、《清史稿》均有这样的记载：“襄坐失机下狱，擢三桂总兵”。似乎吴三桂是在其父吴襄获罪后顶替了乃父的官缺。这与史实略有出入，吴三桂虽升迁迅速，却是一步一级，并非超擢。现据档案资料可知，崇祯八年（1634年）即吴襄被革职的第二年八月，吴三桂已是前锋右营副将<sup>[40]</sup>，是年九月擢升前锋右营副总兵<sup>[41]</sup>，崇祯十一年（1638年）九月，仍是前锋右营副将<sup>[42]</sup>，到崇祯十二年（1639年）洪承畴总督蓟



辽后，八月，吴三桂任辽东团练署总兵<sup>[43]</sup>，跻身于地方“总镇”的行列。

吴三桂的前期仕官生涯几乎是平步青云，这使许多蹉跎于官场的人常常羡慕地说他“直命好耳”！

事实上，将吴三桂的官运亨通，仅仅地归结为命好，似不足取信于人。青年时代的吴三桂不仅是一员猛将，而且更是帅才。据自幼跟随吴三桂的人所述，崇祯十二年（1639年），刚刚出任总兵不久的吴三桂就将宁远镇兵马训练成辽东诸镇中最强的一镇兵马。当时，吴三桂的宁远镇共有二万兵马，为了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从2万人中遴选出精甲千人，组成一支生死不惧的先锋营。先锋营由他亲自训练，亲自指挥。他将先锋营分为二十队，“五十骑为一队，每队设一领骑，千兵共领骑二十人，置签二十枝，书领骑姓名插靴筒中。遇急，信手掣签，呼某，某即统本骑随之冲突，往无不利”<sup>[44]</sup>。可见这千余名精甲，便是吴三桂的亲兵，他们可以呼之即来，为吴三桂出生入死，他们是整个宁远镇二万兵马的核心，掌握了他们，便掌握了全军。这种特殊的编制与训练，为吴三桂屡创战功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崇祯十四年（1640年），督师蓟辽的洪承畴在其奏疏中对吴三桂出任总兵后有这样的评价，他说：“团练总兵吴三桂英略独擅，两年来，以廉勇振饬辽兵，战气倍尝。”<sup>[45]</sup>洪承畴是以镇压农民起义军起家的军事统帅，曾“总督三秦，屡破流寇有功”<sup>[46]</sup>，并以制军克敌有术而闻名。洪承畴作为吴三桂的上级为前线指挥，他以自己的感受，对吴三桂的评价当为可信，而洪承畴称吴三桂以廉勇整饬军伍，不但可以看出吴三桂治军的才能，也可看到他做人的品格，而且他不仅以廉勇要求部将与士兵，自身于战争中尤为奋勇当先。关于这一点，崇祯十三年（1640年）九月，洪承畴在题本中也曾提到，他说“团练总兵吴三桂所统多系马兵，屡能冲锋力战”<sup>[47]</sup>。并称之为“智勇兼备之大将”。